

火烧香似
故人来

◎孟令江

留恋一座老城，莫过于留恋它风味小吃的滋味。那是烙在舌尖的醇厚记忆，也是一座城市最热闹的烟火气。潍坊地区的小吃，最著名的当属肉火烧。

寻味，最好趁着晨光熹微，钻进老社区的旧巷弄，或是菜市场周遭、红砖老楼的拐角处，那阵混着麦香与肉香的暖风，自会引你前行。

肉火烧，一定要吃刚出炉的。火烧经过铁板急煎，再受炭火徐徐烘烤，带着一身朴拙的烟火气。享用它也需要耐心：先得浅浅咬开一个小口，任一股滚烫的浓香喷薄而出，这时刻刻莫心急，待热气稍散，内里乾坤方豁然眼前。手工切就的肉丁，与清甜的大葱末紧紧相拥，汁水丰盈。香气扑鼻，如故人含笑。一口下去，酥、香、烫，鲜在口腔中交融共鸣，暖意融融，直达心底。

这寻常美味，却有一番不寻常的身世。

关于其起源，民间流传着与郑板桥相关的一段佳话。清朝乾隆年间，郑板桥担任潍县知县，恰逢潍县连年受灾歉收，他勤政廉政，开仓放粮，带领老百姓积极抗灾，为了让抗灾抢险的百姓有饭吃且吃得好，郑板桥命人将硬面的火烧改成软面的，并加上肉馅和菜馅来犒劳百姓。于是，潍坊肉火烧便这样流传了下来。传说或许附会，却寄托了百姓对父母官的深情。郑板桥在潍县做县令期间除了留下那首“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诗词外，还做了很多好事，百姓对郑板桥深深爱戴。

而据考证，潍坊肉火烧大抵定型于清末民初。彼时，肉类食品对于寻常百姓仍是难得的珍味，心细手巧的潍坊人却将它巧妙地包进了日常的火烧里，肉火烧由此诞生。传统的烤炉，是带着乡土体温的：一个圆墩墩的泥桶，上层是铁板，下层是烤箱，炉壁用家乡的黏土细细糊成。中间炭火炉里，铺着大小匀称的煤块，烧得通红；外围环状的铁板上，面团贴着，在炭火温润而持久的拥抱中，慢慢变得金黄。肉馅里的肥油被逼出，“滋滋”地润泽着葱馅，那股子勾魂摄魄的浓香，便如此透炉而出，弥漫整条街巷。

火烧铺子总是临街敞开，生意与生活毫无隔阂。这头，师傅手法利落：揉透的面团筋道光滑，裹上肉丁、葱姜与花椒水调制的馅，肉丁要三分肥七分瘦，讲究的是肉感，包好的剂子刷油，轻轻按扁，上铁板烙出硬壳，再用长柄铁叉送入下层炉膛。整个过程看师傅全神贯注，不时翻动，眼力便是火候。就在这翻转变，猪肉的肥腴、葱花的清辛，在高温下彻底交融，完成风味的升华。

出炉的刹那，火烧便成了一件朴素的艺术品。碗口大小，肚皮鼓鼓，通体金黄，不见捏合痕迹，小口咬开，滚烫丰腴的肉汁携着葱香席卷味蕾，伴一声清脆的“咔嚓”，是外皮极致的酥脆。

每日清晨，火烧铺前，总是排着长队。吃肉火烧，必有如下搭配：或是一碗粘稠的小米粥，金黄色亮；或是一碗豆腐脑，点几滴香油，撒一小勺韭花，清滑爽口，正好化解火烧的淡淡油腻，熨帖了一早的脾胃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。这方土地的风物，总透着相似性情。潍坊的火烧，便和潍坊的风筝一样，凝聚着潍坊人的智慧与朴实。甚至有“白浪河水浪滔滔，月亮像个肉火烧”的打油诗广为流传，童趣盎然，足见其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刘永久
拍摄地点：北辰绿洲湿地公园



母亲的桐花汤

◎胡明宝

我小时候，农村的日子还不富裕。熬到春天来临，上年储存在下的白菜、萝卜早已填进我们寡油少盐的肚子。下饭的菜就只有腌制的咸菜。虽然母亲腌的辣疙瘩咸菜饱满、脆生，还有一种独特的香味，但天天吃煎饼就咸菜，胃受不了，一张嘴就打嗝，冒酸气。

春天就像拎着篮子来看望贫寒人家的姑姑或者姥娘姥爷，篮子里总有值得期待的好东西。田野里的荠菜、苦菜、野蒜苗，菜畦里苏醒过来的大葱、半拱高的鲜韭菜，都能被我卷进煎饼里，吧唧吧唧，吃出盎然的春意来。可是，这依然无法弥补嘴里的寡淡。于是，我就日日夜夜盼着梧桐树开花，因为梧桐树一开花，母亲就能做出美味的桐花汤来，吃着又过瘾又解馋。

我家院里有一棵碗口粗的梧桐树，梧桐树与杏树、桃树、樱花树相比，喜欢睡觉。等这些树的花儿都凋落了，到了农历三月，梧桐树才在春风里醒过来。也不急着发芽生叶，而是先开花，一大朵一大朵，聚集在枝丫上，像凝在树头的一片紫红色

祥云。

在醒来的某一个早晨，当我仰头看到这片祥云时，心里顿时甜蜜起来，我知道母亲要给我们做桐花汤了。

母亲站在树下用长竹竿把那些看起来闪烁粉色光泽、晶莹剔透的桐花，轻轻敲打下来。一朵朵桐花旋转着舞裙，仙女下凡似的从高高的树梢落到地上。我则弯着腰，往篮子里捡拾花朵。桐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手感不如看上去光滑，似乎有一层看不清的绒毛。

当我的篮子里有了足够多的桐花，母亲便放下竹竿，开始挑拣桐花。她将那些品相不好，不够鲜嫩透明的挑出来扔掉，留下来的则择掉硬硬的花萼和花筒里的花序，然后，用井水洗净，用开水烫好。

母亲探进大半个身子从瓷瓮里抓出一把面粉，洒在桐花上，搅拌，如果碰巧能有一个鸡蛋加进去，那简直就是喜出望外了。母亲还要给桐花撒上几颗盐粒。等桐花挂了一层又白又薄的面糊，再把豆油烧热。将桐花在热油里一滚，滋啦滋啦，翻滚的热油

将桐花拥住亲吻，桐花即刻变得金黄，花香

被彻底激发出来，裹着一种清甜的甜在油烟里四散。第一朵桐花刚刚出锅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抓起来，吹着热气，吃得满嘴酥香。等所有桐花出锅后，母亲完成了制作桐花汤的第一步。

母亲把锅里剩余的熟油倒进油坛子，留下少许，将早已切好的葱、姜放进锅里爆锅，浇上一瓢水，烧制滚沸，再把炸好的桐花放进去，鲜香美味便大功告成。

等桐花汤稍稍变凉，母亲先给父亲盛一碗，再给我和妹妹各盛一碗，最后才给自己盛上一碗。一家人“呼噜呼噜”喝着汤，用筷子夹起一朵朵桐花，吹吹气，放进嘴里。别看桐花软塌塌的样子，嚼起来却有脆生生的感觉，还透着隐隐的草木香气，这美味简直让人词穷。这时，一家人谁也不说话，都沉浸在这舌尖上的美味中了……

桐花汤的香几乎萦绕在我整个童年，浸透着贫寒岁月里的味蕾。如今，虽然不食桐花汤多年，但母亲制作的这道美味我却永难忘怀。

仰望蓝天，你看不到完整的圆月，只能看到一块月亮，一片月亮，一线月亮，月亮

被彻底切割了。此时，每一根树枝，都是一种魔幻般的存在，随性一摇，那月亮便支离破碎，成为一种残缺之美，一种缺之美。树下，月光如筛，一片，一簇，一线，斑斑驳驳，疏疏如残雪——依然白。

夏夜，睡眠，总喜欢敞着窗户的。于是，夜半醒来，便常常获得一种特别的惊喜。

夜已深，月西斜。透过窗前的石榴树，就看到一轮圆月或者残月，正悬挂西南天。于是，你情不自禁地凝视着，在凝视中，渐渐变得迷茫起来，那月亮在一步步走近，走向你的窗前，终于，挂在一支石榴枝上，停住了。如果，庭院中恰好有一株梧桐，残月西挂，“缺月挂疏桐”的情景，即活现了——是诗意的，也是现实的。

此时，你凝视着月亮，月亮凝视着你，互相对望着，便油然而生一份欢喜。于是，你笑了，月亮也笑了；于是，你沉沉睡去，做了一个甜甜的梦，一个香香的梦。

梦中，那月亮，花儿一般绽放。绽放成一种永恒的记忆——对于一颗月亮的记忆，对于故乡的一种记忆。

水调歌头·参观潍坊
风筝博物馆感吟

◎张清奇

彩鸢陈馆内，逸韵入云头。满堂千态，争奇生趣醉人眸。竹骨裁成燕尾，绢纸描摹凤翼，巧艺撼寰球。传承继薪火，精进续春秋。

溯秦汉，越唐宋，到潍州。天公应美，万类飞举逐层流。且纵银丝放眼，更借东风振翅，童叟共悠游。征路添新羽，好梦自良筹。

【仙吕·太常引】

咏月季花

◎杜瑞红

喜欢蔷薇恋春光，无意斗群芳。晓露湿红妆，经岁月，何曾减香。(幺)风前抱蕊，霜后挺骨，开谢任炎凉。不羨牡丹堂，守野径，清欢久长。

【仙吕·太常引】

潍河槐花香

◎王树平

风情潍水绽花枝，游客被香吸。昂首觅琼姿，一串串晶莹玉衣。(幺篇)意蝶起舞，引蜂酿蜜，粉面入情思。画赋万千诗，又恰似琼瑶蜜席。

【仙吕·太常引】

迎夏

◎罗文霞

春消夏至景清妍，翠色遍林园。灵鹊响晴川，深径里，风光自闲。(幺)晨光浮暖，繁阴铺地，蛙鼓漾清渊。锦鲤荡漪涟，幽步处，心神自安。

译者

◎葛金鹏

光移过索引柜，把他检索的词条，从“远方”翻到“此刻”。仿佛整个夏天都在等待，等待青年抬头，把长久的沉默译成抵达。

校园蔷薇开

◎张素兰

五月，校园的围墙，就成为蔷薇的领地。初始的蔷薇，开得很斯文，有点小心翼翼的味道，花形小小的，一株、一丛，不引人注意。一旦它们发现，校园这片幽静的土地，不但使它们毫发无损，还能保持其明艳的肤色，它们就一改矜持的姿态，满墙的灿烂无遮无拦，尽情开放。

“蔷薇繁艳满城阴，烂熳开红次第深。”它们仿佛是彩虹的儿女，玫红、水红、嫩黄、润白，远望去，比朝霞还绚丽；它们依附在木栅栏上，探着头，微微笑着，有攀在白蜡树旁的，有爬上竹竿的，或蓓蕾初现，或浓情盛开，有热热闹闹的欢喜，有深深浅浅的笑靥。

“尽道春光已归去，清香犹有野蔷薇。”它们花蕊馥郁，拂袖添香，点缀着葱郁的绿色海洋，似墨彩铺卷，恰似锦绣锦。放眼望去，那一堵蔷薇花墙，有种特别的气势，惊艳一路的时光。

每到下课间，孩子们从阅览室走出来，书在她们的指间，矜持地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。阳光，在透明的空气中飞舞，透过婆娑的枝叶，投射到她们身上，她们的脸颊赤红，仿佛阳光偷来了世界上最好的胭脂，全涂在她们的脸上了。当看见蔷薇，在清风拍打中摇曳晃去，不由将脸颊贴近，脸上洋溢着无与伦比的宁静。

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一位女孩，一手拿书，一边追逐落在花上的蝴蝶。另一位女孩，捡起掉在地上的蔷薇花瓣，小心捧在手中，露出一丝甜甜的微笑。远处几个孩子，面对蔷薇，在近前的竹椅上坐下来，轻轻翻开书本……

“蔷薇花尽蔷薇起，绿叶空随满架藤。”花开花落间，有着一种宁静和柔和，如平常日子般，有序自然，平淡中独有的那份温馨。

我喜欢开在校园的蔷薇，它们开在最偏远的角落，不慕虚荣不争春，不计前程不显贵；它们高调盛开，低调生存，静静地生长出自己的风景；它们不卑不亢，不屈不挠，静立于阳光与风雨中，有弹性能屈能伸，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；它们的种子，不捡肥沃，落于瓦砾，但它们依然奋力成长。就像那些孩子们，永远散发着蓬勃勃勃的生命力……

校园里的蔷薇，见证了孩子读书的模样，照亮了我曾拥有过的鲜活的日子，它们会永远明亮地闪烁在我的回忆中。我常不自觉地问自己，孩子们长大后，会不会想起蔷薇花开的美好。

枝摇月

◎钟读花

的波浪上划行。人望着，禁不住浮想联翩，禁不住心思遥遥，想到那些婉约美好的物事，想到那杳渺幽远的过去，想到那遥远无尽的未来，想到那广袤无际的天空。

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那月，应该就是这样的弯上弦月。柳梢的月，是一弯眉，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。

村庄，西高东低，村西不远处，有几个小山丘。圆月的夏夜，乡下人更喜欢于山丘上纳凉，居高风大，还能望远，朗月之下，感觉一派敞亮。

望远，最喜欢的还是回望自己的村庄。夜晚，村庄完全遮蔽在黑魇魇的树木中，那树木，疏疏落落，房屋掩映其间，有一种闪烁的魅惑感。

月上中天，原本黑魇魇的树，霍然就明亮了。树顶、树叶，每一株树的树顶，都被月

光包裹着，被月光倾洒着，一变而为银灰一团；每一片树叶，都成为了一个闪烁的光点，熠熠然，簇然一白。白得明灿，白得圣洁，那一簇簇的白，是黑夜里的一只只明亮的眼睛，凝视着夜空，凝视着人心，也凝视着夏夜的浪漫和梦幻。

薰风吹过，树枝摆动，那枝头银灰，就成了涌动的白色浪涛，一浪一浪滚涌着，风大了，有时，甚至会形成一个个旋转的浪窝，气势不凡。不过，最让人喜欢的，还是娴静无风的夏夜，风不吹，树不摇，月光在枝头氤氲着，弥漫着，浮漾着，明亮而璀璨，安静而祥和，感觉这个夏夜，静谧极了，也唯美极了。

月太亮了，亮到惊蝉鸣，惊飞鸟，“风枝摇曳月啾幽禽”，诚然哉。这样朗月的夜晚，树下纳凉，则又是一番情味。